



獨醒雜志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畧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爲活城以紙鳶爲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

獨醒雜志序

一知不足齋叢書

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子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瑣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子之所見聞者矣亦有子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子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獨醒雜志

序

一二知不足齋叢書

獨醒雜志卷第

正德朝 廬陵 會

敕行

臣

水

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過一嫗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閭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啜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獨醒雜志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向文簡公為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星歷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問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即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時人即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後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畱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宮人有以裙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

上嘗以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逡巡不應上怪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爲皆能知其大義翌日御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皇嗣後未生可後字疑衍文

劉丞相名景宏南唐時爲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景宏以從景宏度勢不敵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旣敗景宏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獨醒雜志卷一

一知不足齋叢書同治辛未重刊

僞從彭玕之脅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興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宏旣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已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

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
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爲友他日
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
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荅語之對曰江南人喚
和爲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頷之友龍乃得美
除

劉丞相沆沖之守陳州時嘗夢登譙樓抱鼓而寢既覺
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更吏
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鼓上惴恐莫
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
陽公聞榆莢香而悟身爲鸚鵡者何異

獨醒雜志卷一

三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劉偉明弇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
視同輩紹聖初因遊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
亦來遊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
弇蓋偉明初不知其爲東坡自謂名不下人欲以折
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
明始大驚遂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
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爲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
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爲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
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尚無恙予觀行密時所
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
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爲盜亦有道豈非
以其寬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爲相多更改祖宗制
度恐其議已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夫以
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而不能
獨醒雜志卷一
四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復舊至今遂爲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微時往觀社求祭肉衆問爾爲誰曰我
秀才也衆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卽取炭畫猪
皮上曰龍帶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
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
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
破青青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拏開淡淡雲客大驚曰
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

故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侓與其母卒於賓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卽子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侓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侓字子真罷賓州回尚歷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蘭悲摧舞鸞洵與兄慚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真非卒於賓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

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

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丁詰

之曰顧方畧如何爾二問丙爲令長無治聲丁言其

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爲異哉三問私

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張重輕不同若爲科處四問

丁出見癸縲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逮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釁鐘牽過堂下甲見其轂鯨以羊易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清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勅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

獨醒雜志卷一

六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鎮東軍推官知宣城縣惇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

按不應受而給者者字疑衍文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獻臣王總之十二人各爲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爲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句罷後知宣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夕夢一絳袍童子

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爲贊曰生爲幻人死爲天真改幻從真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熙寧中許沖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荆公爲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爲一等然祖宗分別流品以太常博士爲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荆公方下筆作太字時堂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之制荆公乃改太

獨醒雜志卷一

七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字右筆作口字沖元遂遷右正言

李氏建國中無馬歲與劉鋹市易太祖既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馬百餘匹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爲曹彬之裨將所獲驗其馬尚有印文然後知其爲朝廷所賜也

王荆公詩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闕其序篇未畢謂荆公曰卿謂朕比德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進德不倦從諫弗拂於文王何愧上曰詩稱陟降庭止

之類豈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陛下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衆養之巫其豐厚王師渡江寺僧相率爲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衆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嘗珍其所藏戴嵩鬪牛圖暇日展曝於廳前有輪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真牛方其鬪時夾尾於髀間雖壯夫膂力不能獨醒雜志卷一

八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出之此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爲之歎服

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嘗數百人民師於其家寘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旣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日辦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茶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畱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旂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嘗有藁本數冊在其胥陳良器處

予少從良器學屢獲觀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爲縣主簿一日袖所爲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以往季共見仲車言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先生之

獨醒雜志卷一

九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風因願納交於下執有書託端禮以致于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眞賢者某雖未之見子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敢以爲信然某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不能爲謝子其爲我謝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車之介當於古人中求他日掃門未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爭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爲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爲兒戲使木罌渡軍

沙囊壅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
爭當作箏蓋以竹篔簹
其上風吹之鳴如箏也原註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
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
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卽令送至闕下旣召見山
野齷齪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
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
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夢必有所得因問
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狀如龍
又嘗噴水於壁間成番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
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噴水成畫者因
醉後嘔吐成瀝耳至今人傳以爲笑

獨醒雜志卷一

十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駕嘗臨幸訖事之夕道士以
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旁觀者皆怪而不
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問其故對曰臣章疏未上時
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對
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爲之上默然

獨醒雜志卷第二

廬陵 曾 敏行 達臣



紹興甲戌省試別院以中和節爲詩題舉人上請主司
荅云元宵已過寒食未來蓋謂此二月節也然按後
漢周舉傳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在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輒
皆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間或寒死故因謂寒食
爲禁煙節舉旣爲刺史作弔書以解民之惑則所謂
寒食者果何與於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二日爲寒
食不知又何據也

獨醒雜志卷二

一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劉丞相沆爲士人時攜一僕赴禮部夜臥忽驚起哭丞
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主君
爲人所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斫去頭留得項我當
爲第二人果於王拱辰榜第二人賜第

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
到山谷卽荅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
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坡
公蓋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郎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此制最合人情子嘗欲依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各進士蓋特奏第五等人皆以爲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至于納勅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祿也夫市井巫醫祝卜技藝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各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別宜其不樂聞也子謂不若因補爲本貫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歲而易新故相代蓋以州縣學職言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

獨醒雜志卷二

二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年之祿則其禮優況今居是職者往往多後生新進躡取而強處之人多不服倘舉以授舊人亦得尚齒之義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尚幼一日戲狎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罵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侵公公不之顧家人聞之或以告公亦不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嘗聞也

宣和中太白見甚高尚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祕見而歎

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憂
顏色未幾敵犯畿甸後周芑秀實來倅廬陵贈詩云
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漢祀厄中
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尚書字美中

王荆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
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
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
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蠶繭數四頃
卽供飯傍寘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
獨醒雜志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啖胡餅中間少許畱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
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如此 氏久而不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旣參大政以事

請韓公爲言之乃請瀧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
奏改爲西陽宮今隸吉之永後公能政出守青社
自爲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沈舟人曰
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歸立于其宮
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 信有神物護
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與之爲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韜畧許之眞宗召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對極詳明上大
喜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宜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於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爲巫者杖之其著聞者黥隸他州一歲部內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獨醒雜志卷二

四知不足齋叢書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器皿於堂上率其子孫羅拜其下拜畢緘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且至及北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才二十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此

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筍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
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新淦縣場名鄉
胡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玉梁觀
後改爲承天宮

徽宗嘗內宴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今西北旣賔服天下幸無事朕因得游宴耳師成對
曰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
問蔡京曰師成之言如何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
京之言是也

獨醒雜志卷二

五知不足齋叢書

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嵐瘴
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
語郡人於是爭爲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
人繪公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穎昌府制有曰
改元而後興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
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
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

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亦寢薄京之所爲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錄黃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今來行遣過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給事字忠孺

國朝自章聖始命致仕者給半俸然非得旨者不與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勅不給俸今致仕者例給其

獨醒雜志卷二

六知不足齋叢書

半與舊制異矣

仁宗皇帝嘗閒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啟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

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持至者
甲遂補官

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
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
見而遽沒旱甚而兩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
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傳說
以爲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
詩具言之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
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旌頭昨夜光
獨醒雜志卷二

七知不足齋叢書

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喚作
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來兩
公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

張楚僭僞遣快行親事往廬州省視其家經由淮南向
公子謹伯恭時爲發運使因拘囚之驗其文券見南
京副總管嘗資給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
可汗張巡許遠之地等語後達上聽深嘉伯恭之慷
慨忠節也

蔡條約之好學知趨向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

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末幾臣寮論列以爲條所
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
職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遷轉凡數等自將作監主簿至

祕書監其遷秩各視其品

將作主簿今承務郎
祕書監今中大夫

若卿

列館職則爲一等出身人則爲一等蔭補人則爲一

等雜流則爲一等所以甄別流品爲至嚴密也自諫

議大夫至吏部尚書其遷除則爲一等

諫議大夫今
大中大夫吏

部尚書今金
紫光祿大夫

蓋兩制兩省官皆極天下之選論思獻

獨醒雜志卷二

入知不足齋叢書

納號爲侍從故不復分等級然其超等而遷則惟宰

相執政而已

宰相超三官
執政超兩官

湖湘官道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父老相傳以爲寇萊

公爲丁曹所誣蟻誦爲道州司馬欲以憂困殺之陰

令於衡湘間十里則去一埃以爲五里故道里之長

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報中人傳勅來且有持

劔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爲動中人既至公謂曰

願先見勅中出人出勅示乃貶雷州司戶因就郡僚假

綠綬拜命終宴而罷

江西自國初以來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紹聖四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對策居第一里人傳以爲盛事故謝民師有詩寄忠孺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蓋記時人之語也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爲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迴

獨醒雜志卷二

九知不足齋叢書

徐公師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辨之者

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宣撫使召歸除京城四壁守禦使與時相議不合鑄官落職奉祠京城旣失守敵欲得公用事者詒公以割地遣詣敵營敵得公喜甚卽館於僧寺遣人爲言國相知公名將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國相蓋謂粘罕公守眞定時

敵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真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車駕旣北符敵復遣人謂公曰請以家屬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陳灌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寧死耳卽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以衣條自縊死粘罕聞而歎曰是忠臣也今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斂顏色如生人以爲忠節之氣所致云朝廷褒其死節諡忠顯又賜碑額爲旌忠褒節之碑公名軫建安人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山

獨醒雜志卷二

十知不足齋叢書

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之穆父從旁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見懷素真蹟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肖爲人作草書紹聖中謫居涪陵始見懷素自敘於石揚休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法下筆飛動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始信穆父之言爲不誣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嘗自謂得草法於涪陵恨穆父不及見也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寫逼真嘗

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

卽捲軸入懷起欲

赴水攸驚問何爲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豫章晷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宣和初登進士第授南昌縣尉時龍圖孫公爲帥深加愛重南仲因請更定晷漏帥大喜命南仲召匠制之遂範金爲壺刻木爲箭壺後置四盆一斛壺之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注水則爲銅蚪張口而吐之箭之旁爲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

獨醒雜志卷二

七知不足齋叢書

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鈺每一辰一更則鳴鈺以告又爲二木圖其一用木薦之以測日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器甚精爲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觀乾象每預言其遷移躔次嘗言有某星某夜當過某分時窮冬盛寒仰臥牀上徹其屋瓦以觀之偶睡著霜下遂爲寒氣所侵而死其學惜無傳焉獨晷漏之制其子嘗聞其大概今江鄉諸縣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廬陵睦陂人也

南仲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然止
皆較景之短長實與刻漏未嘗相應也其在豫章爲
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
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
當規之中植鍼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
極春分已後視北極之表秋分已後視南極之表所
得晷景與刻漏相應自負此圖以爲得古人所未至
予嘗以其制爲之其最異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
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已後日入赤
道內秋分已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
皆無景也其制作窮蹟如此

獨醒雜志卷二

三知不足齋叢書

獨醒雜志卷第三

廬陵 曾 敏行 達臣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杠求竹於龍光寺僧惠兩
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
請未至公遂畱詩以寄之詩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
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西十八灘
謂贛石也東坡至贛畱數日將發舟一夕江木大漲
贛石無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
舟行江漲遂不知有贛石此吾龍光詩識也民師問
其故東坡因舉以詩之本末

獨醒雜志卷三

一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臥古
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土
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悲風千歲遼
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
皆以爲詞識云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溫候於零陵
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沒
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

二十兩爲賻湛曰公方爲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賄也湛不敢辭旣別以詩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又曰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鼐逝者不可筭猶喜二子在又曰往時高交友宰木已縱樅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窗今集中載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處度范元實五詩是也前輩於死生

獨醒雜志卷三

二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交友之義如此

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臨川入李德遠浩時以刪定官充對讀卽啟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本正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之果如其言稱歎德遠之精審者久之

客舍中有題詩一聯云水向石邊流處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或云唐人詩亦妙句也

杜少陵卒於荆楚歸葬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以爲聶令具牛酒迎之一大醉而卒故聶令因爲之藁葬微之之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葬於鞏請誌其墓當以是爲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闔閭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傳乘醉捉月溺死於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陽少陵墓殆此類耳

梅聖俞送歐陽闕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

獨醒雜志卷三

三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鳳凰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至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畧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凰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
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
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蟇二公大笑以爲深
中其病

玉笥颺御廟乃西嶽之別祠初爲雲騰廟許覺之書三
大字後改賜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傳聞其像皆唐
所塑帝像不冕而冠蓋章聖東封後始冊帝號上人
屢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遠近數百
里舉子當秋賦亦皆往謁始因劉公美中嘗致禱神

獨醒雜志卷三

四年不足爲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降之夢有詩云來年三月春盛時驂驅穩步金街西
劉公自是舉進士中詞科出入中外終於兵部尚書
顯謨閣學士故皆以爲夢之符如是外舅謝公世林
方舍法盛時再貢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數里歲時奉
祠惟謹一日以科目禱焉夢中亦得詩句云欲畱年
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乃樂天詩也外舅自是
不復南宮大廷之試尋以疾終

玉笥山清真宮乃太秀法樂洞天兩山回合澗水橫陳
門外三峯如削玉古木壽藤幽森清峭環此山十里

無居人道書謂九天司命真君在焉輒以血食入宮
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未宿者夜亦驚魘不
能寐凡病於宮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氣厭厭不絕必
鼻出十里外乃絕相傳云山中不容有死氣此最異
也

范信中名寥爲士人時慷慨好飲故山谷詩寄校恐范
寥有黃犬蒼鷹伐狐兔之句舒州張懷素以幻術遊
公卿間號落暉野人與朝士吳安詩子姪吳侔吳儲
等結連信中以其謀爲不靖也欲入京告變而無其

獨醒雜志卷三

五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資湯東野實資送之朝廷逮捕懷素等窮竟其事大
觀元年獄成坐累者餘百數而侔儲十數人皆處極
刑雖其父母亦皆竄貶信中獲賞賚甚厚乃推以與
東野故東野由監簿積累至從官寥亦以供備庫副
使累遷諸路戎鈐晚年終於閩中

丁晉公家書畫填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
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
金陵陛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袁安臥雪圖賜之旁題
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蓋不知爲誰筆也其所畫林

石廬舍之所人物皆寒之態無不逼真侈上之賜於金陵城西北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異乃知公之嗜書上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藩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溲溺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尚書聞者以爲善對而被謂者不堪

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爲之若除知制誥給諫待制卿列則爲權發遣然須用天下之望且有政

獨醒雜志卷三

六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丁未重刊

術者姜公遵謂之姜檿子薛公奎謂之薛出油皆以爲政清嚴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為稱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爲執政也

崇寧錢文徽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一筆上下相貫寧字中不從心當時識者謂京有意破宗無心寧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熙寧三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子宣言建中乃庠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

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用盡
變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
人何故未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勤
吏事若爲教官是自惰也歎惜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
治水見稱後治郡卒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
瀕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
前後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
三間水至則閉水退則啟啟閉以時水患遂息

獨醒雜志卷三

七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藁人未知之一日忽
聞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邏
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
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
東坡笑而遣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
銜文一卷自門竇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
寘之牀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

異其事遂取讀數過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
選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嘗欲以郊恩奏補
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召試玉堂亦以
疾辭時有詔太學篆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
遂至闕下篆畢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
願仕亦不之強伯益書畫今皆名世惟詞章不多見
焉

歐陽公之父崇公與母韓國太夫人皆葬於沙溪龍岡

獨醒雜志卷三

人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胥楊兩夫人之喪亦歸附葬公辭政日屢乞豫章欲
歸省墳墓竟不得請里中父老至今相傳云公葬太
夫人時嘗指其山之中曰此處他日當葬老夫後葬
於新鄭非公意也

斷琴貴孫枝或謂桐本已伐旁有蘖者爲孫枝或謂白
本而岐者爲子榦自子榦而岐者爲孫枝凡桐遇伐
去隨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榦岐生者雖大
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雖未詳其取材然以百衲
之意推之似謂衆材皆小綴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

榦而岐生者爲孫枝也孫枝旣難得縱有非久藏未
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間得其材當試於木中沒入數
尺徐觀其淨取其陽者用之此亦古人遺意若僧寺
木魚歲年雖久而扣擊之餘聲散質傷不足用也

世寶雷琴鄉人董時亮蓄一琴以爲雷氏舊物予嘗見
之顧莫能辨也紹興中偶一部使者聞之因願得以
供上方時亮未許則借觀而固雷之以白金五百兩
爲謝卽日以獻內府辨之曰琴古且異以爲雷琴則
欺矣卻不納獻者念費之博返琴而索銀更謂時亮

獨醒雜志卷二

九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冬重刊

曰倘以爲無虛辱則請畱百金時亮聞之喜曰以琴
歸我正所欲也銀何用爲盡舉而復之封識尚存聞
者莫不歎服時亮名正工官至朝議大夫而家無生
理後其子仕嶺表死不知琴今歸誰氏

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尙鬼疾病
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
始見也景德中邵晔出爲西帥兼領漕事始請於朝
願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真宗皆從其請
歲給錢五百緡今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

之官吏蓋自睦始
岐山西北十餘里有周公祠後山下泉湧出甘冽特
異於他所土人謂之潤德泉相傳云有大變則涸而
不流崇寧中泉脈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
終不能復舊也

與國富池廟碑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盜李
成旣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諸郡來禱於
廟以決所向持環玦擲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墜
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轉戰而之湖南

獨醒雜志卷三

十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於
朝加封王爵敝大祠字龕藏環玦而表之曰靈琰

東坡木龍吟笛詞高雲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楚山修
竹如雲是蘄州出笛竹至異材秀出于林表之語不
知是東坡敘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
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內特一竹可材遠而望之或
伐取數十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蔡邕仰視柯亭屋椽
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豈後無至鑒獨有此法可
求耳雲翔嘗赴禮部與仲兄及諸鄉人飲於酒肆有

數老樂工相近談論音律雲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
曰某輩大晟府舊人適有所談而諸學士發笑必某
言不協理也雲翔時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諸工駭
聽失色設拜而去次日詣雲翔之館求教雲翔辭之
雲翔洞曉音律能移宮轉羽子弟朋友間無能授其
法再舉不第而死雲翔名驥吉水人

劉執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
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醫作
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
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爲業楚俗大抵尚巫若
州郡皆倣執中此舉亦政術之一端也

獨醒雜志卷三

一知不足爲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孔毅甫爲舉子時嘗夢有以五色線繫角黍來餽者毅
甫食之既其年試於南宮遂中選

大觀中上人李彪久留太學慷慨好直言觀時政之弊
欲上書論其事蔡氏之黨知之乃密以告元長大怒
付獄推治且謂開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餘責人懼
莫敢救者會張天覺代相彪得從未減後元長復位
欲竟其事遂流彪於海外

獨醒雜志卷第三

獨醒雜志卷一

士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獨醒雜志卷第四

廬陵 曾 敏行 達臣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
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屋數
椽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
觀問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菴作
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相應則不須
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
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啟其戶視之則何被髮
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
謂之不凡矣

獨醒雜志卷四

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含章
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
身相馬九方臯徽廟見而喜之召對擢用畫囚詩重
人遂爲此畫紹興初花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
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之所作後
益超出格韻尤高然觴次醉餘雖媚優牆壁宵爲之
他有求者往往作難逢原每不樂補之所爲而墨花

實不逮唯長於平遠過志同氣合者始爲作之若以遊藝請則牢辭回拒如不願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時變新火今人苟簡家所用火不知何從來亦不計其歲年也兒時在湖湘見一僧舍有長明燈衆云燈有神異其燄不執試以指炙之信然後加考究凡道宮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燈有數百年者燄青而昏往往皆不甚熱蓋久則力盡爾今人但知擇水初亦非深知木味獨以清渾甘寒有易曉者如火齋烹飪氣燄著人與水功用一等等不必變古人何苦多事

獨醒雜志卷四

二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汪彥章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荅曰卽此席間杯杵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翦財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妄實之想也彥章頷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有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豐中丞相之名穰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宜其論子厚子宜章疏皆直指陳不少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爲之掩覆也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八相矣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求爲固寵祿保富貴之計於是內興大役外招強敵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之號欲絕天下之議已盡假御筆以行之

孔經甫文仲爲台州司戶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

獨醒雜志卷四

二三 知不足齋叢書

策極言青苗免役之害語大忤直宋次道爲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荆公見而惡之密啟於上以御批黜之遂下詔發還本任孫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經甫將歸往見蜀公公歎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及公知人之鑿足矣不敢以窮達爲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某之所願也經甫元祐中爲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爲時所推重

云

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其父司封君嘗對客召經甫侍立客命經甫爲蓮實詩經甫立成記其一聯云一莖青竹初出水數箇黃蜂占作窠語雖未工而比類親切客大奇之經甫自此知名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命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間食幾何才進兩盃安常曰某煮此藥升合鉢兩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洞

獨醒雜志卷四

四知不足齋叢書

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脚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餅飲盡遂強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口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不能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爲矣公弼旣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柳耆卿風流俊邁聞于一時旣死葬于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飲于耆卿墓側謂之

甲柳會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卽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甫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卽携酒擷菊酌莫祠下歲以爲常里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於吉州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數數遂退保於此以死守余嘗登嶺上可真瞰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觀王嶺爲卑小自張欽寨以爲南唐遣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曰劉守真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三十里有山曰雲火峽玕之先隴在焉後守真死欽復遣人發其先隴棺上有小赤蛇蛇兩旁有蟻運土爲弓劍形已而玕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墩其旁有劉仙師壇皆劉之遺跡土人遇早禱於壇下問亦雨應

湖湘巖竇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狀如海物中丸壠每天雨則迸出隨地采以入藥以左右顧分雌雄性大熱

時有虞都巡者先君固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煨之以火透紅則出而漬酒中候冷復煨既煨復漬如是者無算度乾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錢匕擦齒上漱嚙以酒虞時年五十服此藥二年膚髮甚澤纔如三十許人自謂服藥之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由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爲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有石巖中空可容不入東南有石窓眺望甚遠相傳以爲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傳有淡

獨醒雜志卷四

六

知不足齋叢書

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時有隱著曰周貞實嘗隱於巖中始星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如皇召之使見三往貞實不起逐化爲石巖去州二十偏里旁有寺觀往來者無虛日土人謂巖之幽勝當與涪淡朝臨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獨無品題甚可怪也山谷滴宜辨時嘗至巖下今其詩之卒章曰惜哉吹出世未劍不得雄又鑿翠珉蓋紀永人之話

神宗嘗對執政言呂誨墓託是司馬光撰劉毓書航一無所顧忌耶韓絳子垂下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許光

爲書石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懼也上曰苟恐懼則不爲書矣子華不能對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與門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顧周種曰司馬十二君子人也種默不對公復前行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時豈深悔爲惠卿輩所誤耶

東坡自惠遷儋耳子由自筠遷海康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將至雷之境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逮至郡延入館舍禮遇有加東坡將渡海逢出送於郊復官出

獨醒雜志卷四

七知不足齋叢書

錢儵居以館子由帥臣段諷聞之大怒劾逢館畱黨人蘇軾及爲蘇轍賃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東坡知貢舉時得章貢孫勰之文於黜籍中見而異之擢直第五榜帖旣傳誹議藉藉以勰嘗遊公之門也會廷試勰復中第五輿論始服文章之定價勰卽坡公所贈剛說孫介夫之子也

政和間真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冲之叔用作梅詞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

元長覽之卽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春寒常
失佳期惟有南來塞鴈年年長占開時以爲燕鴈與
梅不相關而挽入故見筆力

趙諗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時第一名畢漸當時榜
帖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天下遂傳名云畢斬趙諗
諗後謀不軌伏誅果符其讖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啗以棗曰遂
絕粒而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率致敬
焉狄武襄征南農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

獨醒雜志卷四

八知不足齋叢書

見賊賊敗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歸仁鋪
先鋒與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
類如此閣中有遺像嘗往觀之

西融守陸濟子楫遺黃鋼劍且云惟融人能作之蓋子
楫未詳黃鋼之說矣子居湘時見徭人歲來謁象廟
各佩一刀乃所謂黃鋼者惟諸蠻能作之其俗舉子
姻族來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授室大
具牛酒會其所嘗往來者出鐵百鍊盡其鐵以取精
鋼具一刀不使有銖兩之羨故其初偶得鐵多者刀

成鈺利絕世一揮能斷牛腰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
終身寶佩之漢人願得者非殺之不能取也往往旁
郡多作贗者予嘗訪之老冷謂之到鋼言精鍊之所
到也今人纔以生熟二鐵雜和爲鋼何鍊之有融劍
殆是耶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神宗見之卽薄其
罪謫居黃州鄭介夫旣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
還詩文悉以奏聞止見晏叔原所贈絕句亦從而釋
之神宗愛惜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有云小白長

獨醒雜志卷四

九知不足齋叢書

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掌
繁華得幾時

曹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鱉西海之飛鱗注云今
之胚寒也古樂府名都篇亦有寒鼈炙熊膳之句因
知今人食品有所謂蒸汗假鼈者夫豈承其舛而訛
其語耶

今之胚寒也案李善注云寒今之胚
肉也。承其舛舛字疑制字或法字

琵琶詞綠頭鴨云路漫漫漢妃出塞夜悄悄商婦移船
徐師川云非是當云路漫漫漢妃馬上夜悄悄商婦
江邊出塞愁思移船感恨迺當時語

王荆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
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
升也公以爲然

天聖中毛應佺守竇州朝廷賜慮囚敕書云敕毛應佺
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簡恤刑
章深切丁寧斯爲至矣方郡守長如能刻意遵奉與
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訟息而治平哉今畝燠戒時動
植咸茂而園牆幽圉猶有繫縲愀然以思當食興歎
汝宜體是憂惻加于撫循無使狴犴之間重有淪胥

獨醒雜志卷四

十知不足齋叢書

之困躬勤省察稱朕意焉敕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
飾灑掃獄房嘗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
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
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喫
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剋
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
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
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待淹延仍散下管
內汝宜嘗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

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又賜衣敕書云敕毛應佺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襴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敕書亦且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卷第四

獨醒雜志卷四

獨醒雜志卷第五

廬陵 曾 敏行 達臣

劉丞相在位時族人偶有逋負官租數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望風不敢問程公珦爲廬陵縣尉主賦事追逮囚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賦入不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後珦罷官至京師丞相延見禮貌有加珦出謂人曰劉公偉量非他人能及真宰相也

江之神今封安濟順澤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

獨醒雜志卷五

一知不足齋叢書

爲神見王荆公嘗泛江歸金陵或見於舟狀稍異舟人請公致禮公從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無拜候之禮俄頃不見蓋其時未封正爵也

南昌潘興嗣延之號清逸居士五言 旣長不仕進

趙清獻唐質蕭薦之子朝除校書郎固辭不就紹興中趙丞相元鎮帥豫章奏言興嗣廉退自守足以風化有位元符中嘗官其孫淳蔡京當國乃追奪其官今興嗣孫濤尚在乞賜推恩以旌善人濤遂補初品

官

客有謂東坡曰：「童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工摹臨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爾。」予嘗見子厚在三四北軒，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永嘗以爲已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

獨醒雜志

二知不足齋叢書

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有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客入靈素問曰：「見我何

爲？」客曰：「有八領試之，卽撚土炷鑪中，且求杯水喫。

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

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

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合以香再焚，殊不類，屢易

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

且言喫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

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

云捨土爲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
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
州而死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爲守與之
厚延畱待遇有加一日飲于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
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邊云曰少游盛年何爲
言語悲愴如此遂廢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毅甫
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
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未幾果卒

獨醒雜誌卷五

三知不足齋叢書

秦少游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曾題石也既
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潔
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
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有一木机
□然少游卽筆書于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
□書之宣和間其木机尚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

歐□公自南京□守秦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
雨彌月公念曩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用往告公
□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于此里人遇

水早禱之必應蓋以告焉公乃爲文齋潔而謁于神
曰修扶護母喪歸耐先城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卽
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
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在政府一夕忽夢
如坐官府門外列旗幟甚衆視其名號皆曰沙山公
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聞於朝沙山今
在祀典

道鄉鄒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爲
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所以立爲后者以

獨醒雜志卷五

四知不足齋叢書

寇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后劉氏亦未嘗有子所以
立爲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今若賢妃德冠後宮亦
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后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
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必遷延四年以待今
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
上怒甚內批貶志完新州疏畱中不降出時人亦不
知有何說也元符末崇慶眷方盛時相欲媒孽志完
以固位乃僞爲志完之疏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
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距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廢

孟后而立劉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摘此語謂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之由復申元藁不存諸人遂誣志完以爲實有此說詔令應天尹孫橐以檻車往新州收赴京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此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詆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

獨醒雜志卷五

五知不足齋叢書

宮禁殺母取子實爲不根爲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活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建炎二年廬陵城頽圯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數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鏡役工方聚觀或以告淵淵令取鏡洗而視之其背有文曰唐興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于廬陵殞于西壘之垠

未卜窆于他所就瘞于西壘之巔吾卜斯土後當火
德九五之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浙梁相繼章貢邦
昌之日吾子亦復出于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季愛
子聽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記淵覽而異之急
遣問石函所在則役夫以爲不祥棄之於江矣

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乏蔡李諸人遂建免
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而漕運
之費不預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子
者輸一萬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賦斂遽起民間嗟
獨醒雜志卷五

六知不足齋叢書

怨守令有觀望風旨者建阜彙以今日稍愆期卽以
乏軍興論人益皇懼小民往往去而爲盜後夫錢之
綱將至淮甸而敵騎已及郊錢皆爲船人所私矣

太祖時或詣司天官苗光裔問卜光裔布算成卦謂曰
當遷徙其人問不損人口否光裔曰無害既去又一
人至其占如前又頃之又一人來占亦同仍有前問
光裔疑之熟視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間光
裔起曳其裾詰曰爾爲誰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
池龜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廣池且及我穴恐

見殺故來問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釋之卽以奏聞已而鑿池果得龜十數萬下令不得傷一龜盡輦送水中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豈可使爭願隨往倫至金雷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筆出鈎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于金朝廷祕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

獨醒雜志卷五

七知不足齋叢書

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卽日發哀云

秦丞相董參政同執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見參政戒其夫人無妄奏對惟丞相夫人是從退歸丞相果問參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無所言丞相喜於是待參政益親

洪忠宣公皓紹興初以禮部尚書使金雷之十五年旣歸母太碩人董氏年八十餘矣請補外以便養秦丞

相檜素不樂公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鄉郡明年大水時內侍白鏐從慈寧太后北歸負恃舊恩宣言變理乖鑿洪尚書名聞遠近顧乃不以爲相語聞秦相大怒付鏐于理諫官承風旨遂謂公與鏐爲刎頸交更相譽說由是罷郡鏐遂髡流嶺表言者復謂公睥睨鈞衡謀爲不靖遂貶英州居九年不及內徙而薨公饒州人字光弼

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

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

獨醒雜志卷五

八知不足齋叢書

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貨雜物處凡物稍異者皆以番名之有兩刀相並而鞘曰番刀有笛皆尋常差長大曰番笛及市井間多以絹畫番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爲不至京師才三四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初與女真使命往來所致耳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於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于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

信誓當深念三伏征涂盡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
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
詩稍傳入禁中徽宗命京以進呈上閱畢曰三伏征
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師詩復以還觀此詩則知是舉
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鄭曷厄史作老慣人間不解愁置身帷幄若爲壽
昂京之容宜得其真

余鄉民有燒畬於山崗每晨往必見人憩於陰樹之石
望之髣髴如釋教所謂觀音像者稍逼近則不見矣
一日再往所見如前卽石求之瑩然如玉其中隱隱

獨醒雜志卷五

九知不足齋叢書

有觀音像類今之繪者民以石歸龕而祠之自是生
理日饒家用大昌民旣死其二子析居兄請盡以家
賄與弟而唯求其石弟亦願得石而盡舉家賄以遜
其兄爭之不已訴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
財由是爭息郡經兵火帑藏皆毀石失所在老吏執
事其時者嘗見之爲言如是

有方外士爲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
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爲孽太守
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鎖孽龍于离

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畱永康籍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羶不設他物蓋有自也

子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後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諸公題識客有謂伯益以篆名世何爲善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予觀修水集有題伯益飛歧圖亦嘉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獨醒雜志卷五

十知不足齋叢書

東坡多雅謔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爲沖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當暑袒褐據案而寐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之九子母丈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沖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爲長沙掾盡焚毀已前所作平生不

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已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評章伯益書乃云如宮女插花嬪嬙對鏡自有一般態度繼其後者誰歟襄陽米芾則元章于字畫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于讓也

董公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爲侍御史彈擊不避貴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爲白鬚御史元符厭詛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也公入

獨醒雜志卷五

十一

知不足齋叢書
同治辛未重刊

獄引問見宮官奴婢十數人肢體皆毀折至有無眼耳鼻者氣息僅屬言語亦不可曉問之只點頭不復能對公大驚閣筆不敢下內侍郝隨傳旨促之且以言語脅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亦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誠恐得罪于天下後世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不敢言會子宜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于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

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獨醒雜志卷第五

獨醒雜志卷五

士知不足齋叢書
詞治字未重刊

